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八

方術部三

御定子史精華
星

星

見 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貧山天大風
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一一

一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
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
動折揀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 高其戶 史記孟嘗君傳
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 初田嬰有子四

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
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

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

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

受命於戶則可耳不舉五月子見識命後漢書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與年十二者郎中李曼六庚為白獸晉書戴洋傳卿與俱至蜀按與劉子與

為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惡月生宋書王鎮惡傳

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嘗兒昔孟嘗君而相齊是兒亦

將與吾門矣故唯吾與卿猶享富貴魏書孫紹傳紹曾名之為鎮惡與百寮赴朝東掖

未開守門候旦結於象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象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雄甚

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
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祿命篇

唐書呂才傳
一一一曰漢

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
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
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
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嘗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
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
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
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
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危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
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
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
賤又觸句絞六害背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
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尪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
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踣兮唯向命一物法當

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衛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于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幼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

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

若胎而夭壽異科

見上

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

王充論衡宋衛

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鬼

神不能改聖智不能回

劉晝新論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

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稟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修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帝三光或應龍跡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則感星

劉晝新論微子牽牛一顏淵

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

磨蝎為身命

東坡志林退之詩云我生之辰

月宿值斗乃知退之

官而僕乃

皆康彊

吳處厚青

箱雜記張尚書方平李給事薇之王秘監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張酉時李卯時王戌時迄今一致政

一 貴人少福人多貴人多福人少

印伯溫聞見前錄張行年八十以術遊士大

夫間紹聖初余官長安因問范忠宣公命衍曰范丞相命僅作參知政事耳今朝廷貴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

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一一一一一一今

一一一一余問其說衍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相

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為監司大郡享安逸壽考之樂

任子孫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

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制忽罷去但朝官耳

不能任子孫貧約如初蓋其命發於刑殺未久即災至

故曰貴人多三處合

魏泰東軒筆錄章郇公慶厯中罷相知陳州賊舟蔡河上張方平宋

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

年月日時胎有一一一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副使張

宋退名銜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歎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為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為相熙寧中呂

試命

張邦基墨莊漫錄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

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一一迴

當並案

食九月

馬永卿嬾真子洛中士人張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為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

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闕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一而一者一箇一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

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
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游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
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公曰請來及見大喜
問其甲子文與之同因呼為會節先生公每名客必預
名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為主人則拐於左公為客
則拐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
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
東田小藉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
因為口號曰東田小藉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
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
言之言異哉聞之談天岳珂程史中都有者居於觀
於司馬文季橋之東日設肆於門標之曰看命

司言不碌碌

岳珂程史蜀有揚良者善議命游東南公
卿間替而多知自云知數一頗一一其

得失多以五行為主不深信珞碌諸書時韓平原得君
權震天下良曰是不能令終夫年壬申金也目曰劍鋒

不復畏它火惟丙寅能制之蓋干支納音俱為火而履於木木實生火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巳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年運於卯火為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弗可辨八一陽將萌宜其時乎既而良言大驗乃歎其神

煞

周密齊東野語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時人號為一一按辨謂僧法辨

陳獨步張五

星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永嘉術者一一一瞽而善記每有客自外來聞其聲即知其為何人也誦言一別今

幾何歲矣台庚乃某年某月日時者乎畧無一差吾鄉張神鑑亦瞽而善記胸中所儲何慮數萬每一談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厯厯可聽又有一一一亦瞽而慧善辨寶玉此猶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別婦人妍醜聞其聲教扣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性情

醉筆如飛

趙信國丞相專俾置婢妾并玉器云

陶宗儀

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即與推算——畧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為異人至元己卯間婁敬之為本路治中嘗以休咎叩之答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婁深信其說棄職別進適值壬午更化俯就省掾陞除益都府判改換押字再宛然真書一品二字未幾卒於官所此偶然耶抑**安命法**陶宗儀輟耕錄日家者流日月五數使然耶星及羅計悉李四餘氣躔度過宮遲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月日時可且知休咎定壽夭其書曰百中經經首有——曰周天天宿度十二宮安命例凡十葉有術士以其例節為一葉簡明易見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陽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時加在上向下逐宮虛數如下面已盡則又於此行自上而下見卯住即是此度安命真捷徑也**納音所起**陶宗輟耕錄六十甲子之納音此呂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

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成
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
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
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
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者金之音也故曰
金戊辰巳巳其數二十有三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
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者火也土以火為音故曰土
甲申乙酉其數三十者土也水以土為音故曰水戊
子巳丑其數三十有一者水也火以水為音
故曰火凡此六十甲子皆然此一一之一也
化 陶宗儀輟耕錄甲巳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
火此十干化五行真氣也其法取歲首月建之干如
甲巳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故化土餘倣此又一說亦
通謂一一一龍辰也甲巳得戊辰戌屬土故化土乙
庚得庚辰庚屬金故
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相

九方歎

莊子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名一一曰為我相
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捆也為祥子綦瞿然喜

曰奚若曰捆也將與捆也為祥見姑布子卿荀子相人
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古之人無

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一一一一今之世梁有唐
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相

形論

擇術荀子形不勝心論心不敦顏土色呂氏

春秋臣皆聞相人於師善相人者所言
而者忍醜吉人吉臣吉主呂氏春秋荆有

無遺策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
觀人之方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

其家必日血身必日榮矣所謂也觀事君者也其
友皆誠信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

謂一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
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一
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
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伯天下

參午達理奇

毛通骨

抱朴子或人難日子體無一一一一一
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久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

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
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

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

國語簡
王八年

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
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
而言謠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
歡焉而後遺之且其狀一一一一一王其勿
賜
老父過請飲
史記漢高祖紀高祖為亭長時嘗告歸
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壽有一一一
一一一呂氏因舖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今
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

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退。及問。老父老父曰。卿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呂公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好相人

史記漢高祖紀單父人——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

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見高祖狀貌。因尊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

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真將軍

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名諸子相之子
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
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名子母史記詳
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此侯周勃從理入口

世家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
三歲為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
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
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
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此餓死法也
按漢魏春秋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鳴雌

亭侯聖人不相史記蔡澤傳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
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

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
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冀巨肩黽顏蹙羈膝
學吾聞一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
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

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

百日之內持國秉政見先生之壽從

今以往者四十三歲當刑而王

史記黥布傳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

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一一一一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貴賤在骨

法憂喜在容色

史記淮陰侯傳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

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一一於一一一一於一一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

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人奴安得封侯事

史記衛將軍傳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

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之
生得毋笞罵即足矣——乎
不得名一錢史記

鄧通傳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
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
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
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
此文帝嘗病瘰癧鄧通常為帝喏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
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
病文帝使喏瘰癧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喏
吮之心慚由是怨通矣及文帝病景帝立鄧通常免家居
居無何人有告鄧通常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
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
吏輒隨沒入之一替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主乃令假衣食竟——寄死人家
小史有封侯

骨
漢書程方進傳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
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

傷遇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相謂曰

書

漢書黃霸傳始霸少為陽夏遊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不可

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隣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

娶巫家女

見能食人亦

當為人所食

漢書王莽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鵠目虎吻

豺狼之聲者也故

相理鞠條

漢書叙傳許而注應劭曰許負相周

亞夫從理入口當餓死鞠窮也條亞夫所封也

必為此女稱臣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太夫人

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然貴而少子若養它子者得力乃當逾於所生

問息

耗

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勲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相工見后者

皆言當大尊貴
非臣妾容貌

日角偃月

後漢書安思閻皇后紀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

賀曰此所謂
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相

燕頰虎頸飛而食肉

後漢書班超傳

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起
問其狀相者指曰生

也
足心有黑子當為二千石

後漢書黃昌傳昌左

一注相書曰足心

嫁阿鶩

魏志朱建平傳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

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違會共使
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

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當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
驗乎今欲

負何呂
復加也
唐舉許負何以復加
見獨見白狗

魏志朱建平傳謂應璩曰

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一
一而旁人不見也璩年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款見白
狗問之衆人恚無見者於是數聚會並急
遊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
陶得上壽周

當下壽

晉書周訪傳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
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畧同但

優劣更由年耳
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

晉書陶侃
傳有善相

者師圭謂侃曰君
責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裹手

愈明頭低視仰名為盼刀

晉書陳訓傳甘卓為歷陽太
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

而一相法
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魚

龍髮際上四道已成

晉書石勒載記有一老父謂勒曰
君當貴為

人憑之無相宋書武帝紀初高祖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並當大貴

惟云——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既為同舟

理無偏異吾徒咸皆富貴則擅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

之言至是而三人皆至方伯宋書沈攸之傳初攸之賤

憑之戰死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

共乘小舟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

君——當——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

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悞耳其後鼓角相齊

攸之為郢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

王敬則傳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胞衣紫色見仕當至

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

公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少時羣從宗族並會客有相

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餘人莫及也年

位最高見日月相齊書江祐傳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秘

不傳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

洪範罷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卿幸無

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

卿上無復公相年壽更增齊書張欣泰傳欣泰少時有

大悅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

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臂有封侯志齊書魏

元度自云——亦可得方伯耳虜傳初

世祖在東宮書與元度曰努力成臂上之相梁書

珍傳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小虧損則當富

指珍謂博士曰此生有——封侯相也小虧損則當富

貴陳書章昭達傳少時嘗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

善須——梁大同中昭達為東宮直後

因醉墮馬鬣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

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城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

見之曰卿相善南史宋武帝紀初晉陵

矣不久當貴人韋爽善相術桓修令

不忘司馬之言南史宋武帝紀初晉陵

人韋爽善相術桓修令

相帝當得州石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大雷老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

父南史柳元景傳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嘆岸側有一——自稱善相謂曰

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

當與天子交手共戲南史李夫人傳夫人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克捷事平明帝大

會新亭樓勞諸軍主簿捕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

從門過相之曰君後——大富貴————為天地母生天

地主魏書宣武靈后胡氏傳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

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
女有大貴之表方勿過三人知也

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

魏書寇讚傳初讚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

文相文曰君

一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爾日但知

文以民禮拜謁仍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爾日但知

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為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瓊

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為蓋屋令卿猶言相

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

自知已必至公吾嘗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

乃賜文衣

制命關右

魏書盧淵傳及車駕南伐趙郡王

服良馬

幹督關右諸軍事詔加淵使持節

安南將軍為副勒衆七萬將出于午尋以蕭贖死停師

是時涇州羗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衆號三萬徐

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

悉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諸相餞

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願不相忘此行此人亦得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

貴相法何由可解

北齊書文宣帝紀內雖明敏貌若不

亦——唯高祖異之謂

必為良將位極人臣

北齊

薛琬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語終失僧莫知所去

試相術

北齊書皇甫玉傳顯祖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祿其眼而使扞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

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亦貴而各私指之至石動桶曰此美癡人至供膳曰正得好飲此公子有至貴之相

周書孝閔帝紀九歲封畧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

華見帝退謂所親曰

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

必為台牧

周書李賢傳賢幼有

志節不妄舉動常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

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

卿其勉之

當為天下君

隋書高祖紀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進封

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

謂高祖曰公

形不如面面不如眼

北史皇甫

玉傳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

薄眇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

位隣台輔年將九十

舊唐書劉

仁軌傳初為陳倉衛相工表天網謂曰君

一門盡貴

書蕭嵩傳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為僚婿象先時為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

夏桀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
不及蕭郎——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 廬

耳甚大龍耳甚小

舊唐書李忠臣傳建中初嘗因奏對
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

臣對曰臣聞——

——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面似大獸

舊唐書來天
網傳常挺就

之相天綱曰君——之

伏犀貫腦

舊唐書表天網
傳侍御史張行

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兼有玉枕

又背如負物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罕有如

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

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

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

玉枕

見背如

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

負物見五嶽四瀆成就下

豐滿見鳶肩

唐書馬周傳
岑文本謂所

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言可損益蘇張終
賈正應此耳然一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
速登

者易顛徐進者少患
唐書古智周傳智周始與郝處俊
朱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

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大丈夫惟無仕
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

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一祝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
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顯高晚顯而壽吾聞一

一一天道也一語迷者神定必為重器
唐書楊元琰傳生
數歲未言相者視

曰一長秀眉美鬚髯一肩博頤一及
面如虎
唐書袁天綱傳在
洛陽與杜淹王珪

韋挺游天綱謂法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當以文章顯
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一一當

以武輔角完起
唐書袁天綱傳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
批一一一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

處官

聞耶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網復曰赤脉干腫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果坐事見白天

網曰公無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

赤脉干腫見龍腫鳳頸

唐書來天

網傳武后之幼天網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網視其步與目驚曰———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眉

過目

唐書表天網傳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爽———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

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翼下氣墨

唐書表客師俱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

——皆——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

妻師**相在怒時**

唐書張憬藏傳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

君邪拂衣去懷藏遽起曰

方頤

五代史雜傳李周年十
六為內邱捕賊將以勇

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

內邱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

之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厯且工相

骨法非

人子——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

常

五代史吳越世家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
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游豫章人有善術者

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野因游錢塘占之在臨

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

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

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

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

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

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

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願自愛因與起訣曰

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耳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游時時貸其窮乏

求其人

非有所欲質吾術耳

見

母天下

宋史皇甫坦傳坦善醫術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

必為天下母後

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龍耳

宋史王延範傳

果為光宗后

戎城主簿田辨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一相也

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

即日當乘

牛目虎顧視物如射

宋史蕭注傳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

四門輦

還帝問注韓絳為安撫使施設如何對曰廟算深遠臣

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

功問王安石曰安石

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為多惟氣和能養萬物

耳

面有權骨可公可卿

金史施宜生傳初宜生困於場屋遇僧善風鑿謂之曰子

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為於
建因一青馬而貴元史王珣傳年三十餘遇道士謂珣曰君之相甚奇他日

珣未之信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珣私喜曰道士之
言或驗乎乃倍賈買之後乘以戰其進退周旋無不如

意河目隆額修肱龜背孔叢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而

而一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龍角博額焦氏易林吳市吏

吳越春秋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
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一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

人多矣未嘗見斯人骨翼仞脇王充論衡蘇秦為

也非異國之亡臣乎六國相張儀亦相
秦案骨節察皮膚審人之性命王充論衡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

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孽，連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賤於富貴，性有

骨法

王充論衡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亦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

法，則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

骨法為主氣色為候

王符潛夫論詩所謂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為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薄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

總覆載音聲欲溫和中官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候部位為年時德行為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非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為輿擅宜作輻掄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就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廝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參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要一色之見王廢有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反疾不自省思雖休

微見相福轉為災於
戲君子可不敬哉
貳之於行參之於時
荀悅申鑿或問人形有相

曰蓋有之馬夫神氣形容之相也自然矣
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

有上中下
品云爾
何氏肥張氏瘦
趙岐三輔決錄張氏得鈎何氏得算故三輔舊語曰何氏

算張氏鈎
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鈎算知吉凶以肥

瘦知
岳峻瀆流
劉晝新論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

貴賤
崔

鬼有極之勢四一皎潔有川一之形五色鬱然有雲

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鐘磬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

刃孫陽之相馬覽
其機妙不亦難乎
貴相有四
崔鴻蜀錄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一其

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為大貴
在乎粹美
李德裕窮愁志夫相之相在乎

御定子史精華

大

大

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

雄傑者虎兇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

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為相影段成式酉陽雜俎

大柄兼而有之而已相影寶歷中有王山人

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一人一知卧蛇文馮贄雲仙雜

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記傳咸掌有

如雕刻是指甲上隱起花草遷官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

馮贄雲仙雜記郭汾陽每事已乃復青蠅拜賀及第馮勢

雜記術士相牛僧孺若方能公疑之及

登科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人行立約數萬折躬再三

良久如百斛巨器所貯尚空其半康駢劇談錄自咸通

乃去者殊多言事適中者甚少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

人吉凶屢有奇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頗有宰弼之耗時

路相國秉鈞持權與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
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勿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
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
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笑曰見是帝王密親復
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
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此乎重曰鄭為宣宗注意久之而
竟不為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熟識于侍郎今日見
之觀其骨狀真為貴者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揖
不居廊廟某無復敢至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弘遠矣其
後決旬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士大為稱賞由茲聲
動京邑車馬造門者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
南山好事者
亦至其所
天津橋老人
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
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而
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

定忍觀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携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東府卿薦明年登第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皇以問宰相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容蓋慮動傷一境未聞歸心効順乃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恐恣其光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為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於偃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纜兩月擒賊以獻淮西既平後入朝居廊廟六年拜正司徒為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

之事

三人皆節度使

玉泉子李業之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阻暴雨

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僮看舍業牽驢庇於簷下時左軍李生與行官揚鎮亦投舍中李有一

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僮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

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以謝媿再三言曰孫子云阿翁

不愛客某又礙夜前去不得甚憂怪乃不意過禮週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待賓慚於接客非不好客

也然————某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人之中

一人行官爾言之過矣老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

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領節鉞勉自

愛也業既數年不第從戎幕矣揚鎮為仇士良開府擢

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為軍使領

邠州節度使業曰討党項功除鎮武汾涇凡五鎮麾鉞

一如老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揚大年故世

翁之言

稱此二人有耳白於面————蘇軾仇池筆記歐陽文忠公嘗

知人之鑒語少時有僧相我————名

滿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誇其言頗驗

三十六相

吳處厚青箱雜記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諺曰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言人以心相為上也故心相有————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為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嘗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生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為人作事周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急物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美言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

十也不嫌惡衣惡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嘗有以恤

之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以上三十六善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

終或有不全則禍福相折呂次減殺具二十者刺急流史之位具十呂上令佐之官具五七者亦須大富

勇退 朱子名臣言行錄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

僧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呂大著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中——人也希夷初謂若水有仙

風道骨意未決命僧**洞見肺腑** 陶宗儀輯耕錄國初有觀之僧麻衣道者也李國用者自北來抗能

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

坐下坐不得其一言呂及禍福時趙大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媼戚屈來同飯大敏公風瘡滿面李送見即起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三

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
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
即軍中望氣行適三兩舍造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
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
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
教目觀日之法能———世稱神相

堪輿

青龍所居庚泥

管子———之———
———不可得泉

生地

抱朴子有急則
入———而止無

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
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
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
隱於車輶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况一房

乎
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史記樛里子傳昭王
七年樛里子卒葬於

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

行營高敞地旁可置萬家

史記淮陰侯傳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

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通子

午道

漢書王莽傳莽呂皇后有子孫瑞一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注張晏曰時年十四

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壯火以地

二為北故火為水妃今通于午呂協也師古曰子北方

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

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

東界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氣佳哉鬱鬱葱

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

葱然後漢書光武帝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

南陽遙望見春陵郭晷曰

禁

後漢書朱歷傳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郗吉等呂為聖

舍新繕修犯

三書生

後漢書袁安傳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

一不可久御

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

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

馬故犯妖禁

後漢書郭鎮傳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

宇移穿改築

而家人爵祿益用昌熾

出折臂三公 晉書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

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

猶一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當出

貴甥

晉書魏舒傳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

應之舒曰當為

外氏成此宅相

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見牛眠 晉書周光傳初陶侃

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過一父老謂曰前崗見一山行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

一山云此又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呂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馬果為刺史

若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為當起宮殿晉書索靖傳先時靖行見姑臧

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城南石地曰此後一至張駿沙漲為桑田晉書郭璞

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傳璞呂母憂去職卜葬地於監陽去水百步許人呂近水為言璞曰即當為陸矣其後一去墓數十里皆一

能致天子問耳晉書郭璞傳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呂葬龍角此法當

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一一帝甚異之

作八字數不及九晉書戴洋傳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一一

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

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

門前水中生洲

宋書張興世傳興世居臨

武昌不可久住秋亮庾亮

汜水汜水自襄陽以下至於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

興世初生當其一旦忽一年年漸大及至

興世為方伯而

洲上遂十餘項洲生近市貴王臨境

齊書州郡志泰始中成都市橋忽生

小洲始康人邵碩有術數見之曰

當相墓工

有齊書祥瑞志武進縣彭山舊壑在焉其山岡阜相屬數

百里有五色雲氣有龍出焉宋明帝惡之遣

高靈文占視靈文先與世祖善還詭答

白兔跳起

齊書高昭

云不過方伯退謂世祖曰貴不可言

劉皇后傳歸葬先帝墓側今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舖有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

十往五往常坐一處

齊書柳世隆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

一及卒墓正取其坐處

當出暴貴而不久

齊書荀伯玉傳

初音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

白馬經

墳

一書吳明徹傳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莫

大齊之徵至

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

南史宋武帝紀皇

時果有此應

山其地秦史所謂

恭者妙善占墓帝常與經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

非常

置宅圖墓

北齊書空法和傳又為人

地也

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葬於桑東封公

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

御定子史精華

侯北史裴俠傳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 | | | | | | | | | | | |

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龍

盤鳳翥舊唐書明皇紀初上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崗有 | | | | | | | | | | | |

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得獄氣發 舊唐書李義甫傳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甫

望氣云所居宅有 | | | | | | | | | | | |

萬乃可厭勝義甫信之聚斂更急切杜固 唐書杜正倫

南諸杜胎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 | | | | | | | | | | | |

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呂利人既鑿川流如血地有壯氣 見石蛇三卵 唐書

閔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

郭詛傳詛者兗州人兄岌事悟為牙將常樂澄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為郡頭異姓河

北謂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空過二丈不利詎呂爰假
刺史穿三大得一一井一一石破之皆流血至是詎及

爰三子
同誅
有牛乘人逐牛即啓土
為人擇葬地曰後三日

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啓土既葬吉凶

盡如
其言
咸陽辰巳長安戌亥
焦氏易林
丘陵生止非思繇市破

楚門
吳越春秋子胥乃使術士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
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呂象天八風水門八呂

法地八聽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呂純
越明也立闔門者呂象天門通闔闔風也立蛇門者呂

象地戶也闔闔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闔門呂通天
氣因復名之一一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

呂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
蛇繞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

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

南大門上有木蛇

見缺西北

吳越春秋於是范蠡

乃觀天大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呂象天門東南伏漏石

寶呂象地戶陵門四達呂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

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瑯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

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築城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

泗水却流

三充論衡傳書言孔子當泗水

之葬一為之一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

益東家之西損西家

之東

王充論衡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

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呂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

宅皆當
不祥

出乘其勝入居其隩

王符潛夫論俗工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矣

五行當

入反呂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鬪也五行皆然

宰

相當出坤鄉

常琰華陽國志漢中志自建武呂後羣儒修業開按圖緯漢之

司徒李公屢登七政太傅子堅奕世論道

得石牌

馮贛雲仙雜記烏重肩葬先世掘

岡前紅簫隴下葬用丙日手板相亞重肩依而用

牛頭岡前紅簫隴下

見龜葬

梁家

沈括補筆談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廬州人梁士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

龜負一大龜莫於此山梁以為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他所呂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呂進士登科立儀嘗預

薦皇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別值熙寧立八
路選格就二廣連典十餘郡今為朝請大夫致仕予亦
識之立儀立別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廣州鬱為士族
至今謂之————龜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興
其偶然耶抑亦**文筆**方勺泊宅編會稽山為東南巨鎮
神物啓之耶**周**迴六十里北出數隴湖湖外有山
得正隴者越陸二祖墳而已二墳下瞰鑑湖湖外有山
橫抱如几案案之外尖峰名梅里大地里家謂之——
溪山環合當出大魁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
有相宅者言此地————君厚之父朝奉君云與其
善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郡則遷其居於後且其前
地為烏程縣學不二三年君厚為南宮魁而**五年必登**
莫儔賈安宅繼魁天下則相宅之言為不妄

高第

何遜春渚紀聞先友提學張公大亨字嘉甫雪川
人先墓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過——有赴

舉者————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
著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
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復

鬼靈

何遠春渚紀聞張

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異也

一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
鬼靈為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
一為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飭延款
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定尅應否
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定其粗也
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
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
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今日有之鬼靈曰是
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今不覺起握其手
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其倫比耳
是年春祀而某乘馬從之馬至潭仄忽大驚躍啣勒不
制即與某俱墜淵底速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

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
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
甕中飛出鶴鷄為可賀也宏曰前日某家卧房米甕中
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為魁應也君
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為國學
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
人可授吾術矣後二歲
野駝飲水何遜春渚紀聞先君
嘗見蔡元度言其父
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死委術者王壽昌於餘杭尋視葬地數日不至蔡因夢
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據案而坐望蔡之人遙語謂曰汝
尋葬地已得之否
形是也覺而異之適壽昌
至問其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聳遠於某術中佳
城也但恐觀者未誠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王
云一大山巍然下臨浙江即野駝飲水形也元度曰無
復他求神先告
暗合孫吳范公稱遊虎録祖妣甲戌冬
歿於鎮國軍先子避地倉皇
我矣即用之

中不復問術者以意卜葬郡之水南未幾有建昌黃生者過墓下愛之問先子所居以刺投謁先子昧其人託呂他出生力請曰非有所覬持欲言少事耳先子出見生問曰水南新墳知公所葬術者為誰也先子曰亂離中歸土是急以意自卜爾生曰幾於————此墳以術徵之不以久遠論來春當有天書及公公赴無疑先子曰哀苦偷生安有是理笑而謝之生曰願公謾記此言一揖而去已酉二月當路有薦先子者果有御營參謀之

來春當有天書

見

掘牛山

王明清揮麈後錄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號

除
太白山人不拘禮則又云姓王竟不知何許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見入州市一度自見此先生賣藥已僅三四十一年顏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且大寇之帥黃巢凌劫州縣盜據上京近已六年又偽國大齊年號

金統必慮王氣在北牛山伏請聞奏蜀京掘破牛山則此賊自敗堯封聽之大喜且具茶菓與之言話移時太白山人禮揖而去堯封遂與州官商量點州縣義丁男日使萬工——一個月餘其山後崖崩十丈以來

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徑三尺桶中有一頭黃腰獸桶上有一劍長三尺黃腰見之乃嘞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遂封劍及畫所掘地圖所見石桶事件聞奏僖宗大悅尋加堯封檢校司徒封博陵侯黃巢至秋果衰是歲中

原剋

朝揖絕勝

王明詩揮塵後錄范擇善同宣和中登第得江西教官自當塗奉雙親之官其

父至上饒而殂寓於道旁之蕭寺中進退仿徨主僧憐之云寺後山半適有一穴不若就葬之不但免般挈之勞而老僧平日留心風水此地——誠為吉壤擇善從之即其地而殯之其後擇善驟貴登政府乃謀歸祔於其祖兆請朝假呂往改卜時老僧尚在力勸不從才徙之後擇善呂飛語得罪於秦會之未還闕言者希

指攻之云同以遷葬為名謂五箭郭彖胎車志趙三翁名進字從先中牟縣

白沙鎮人密縣陸門山道友席洞雲築室於獨屹嶺瀑

水潭側慕其清峭高爽落成甚喜既遷入百怪畢見未

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謁翁且告之故翁曰得無居一一

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素不聞五箭之說敢問何

謂也翁曰峰巔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當風門急

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溪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

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毒蟲蟻聚散若朽壤者名

曰土箭層崖叠嶽峻壁巉岩銳峰峭岫拔刃攢鏗聳齒

露首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樹叢薄翳天

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

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要在回環于抱氣象明邃形

勢寬間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

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志遵

其教居止遂安

君山龍脉正結於此

陶宗儀輟耕錄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

里許平地上司之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為宜帝王居之人問其故曰

是以知其

然也皆弗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八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九

方術部四

巫

知神次

管子一者操犧牲與其珪璧呂執其竿

齋牛山

晏子楚巫微導齋款呂見景公

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

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

呂明君欲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

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而後

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於楚巫之所齋款視事晏子聞

之而見於公曰公令楚巫一乎公曰然致五帝呂

明寡人之患神將降福於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

去鴉

晏子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馬柏常騫曰君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而不踊馬公曰然有鴉昔

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馬柏常騫曰臣

請禱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公使為室

成置白茅馬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鴉聲

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鴉當陞布翼伏地

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

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

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

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晏子曰嘻亦

善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柱曰政與德而順乎神

為可曰益壽分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

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

動汝曰是乎柏常騫俯有間抑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

無益不為無損也汝薄歟
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夜用事

見上

益壽

見上

得壽地將

動見列子心醉

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呂歲月旬

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

季咸

見上

積往生跛

鶻冠子

工呂為

師注跛跛倚也師巫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跛

不能自被

韓非子

巫咸雖善

主

穰澤

荀子相陰陽占侵兆鑽龜陳卦

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偃巫跛擊之事也

偃巫跛擊

見弊鼓喪豚

荀子故傷於濕而擊鼓鼓痺則必有一

審

於死生能去苛病

呂氏春秋公曰常之巫

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

膏藉

淮南子病者

針石巫之用
所教鈞也

巫步多禹

楊子昔者妣氏治
水土而
祕祝
史記

帝紀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之官移過於下呂軫吾之不德朕甚不取

其除祝釐
史記漢文帝紀今吾聞祠官
九天巫河

巫南山巫

史記封禪書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
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

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景之屬荆巫祠堂
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
祠九天皆呂歲時祠官

中其
祠河於臨晉而
祠南

秦晉梁荆之巫

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

漢書高帝紀贊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
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注應劭曰先人所

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

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
故有梁巫後從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
帖鄴漢書地理志雲

陽注有越巫——祠孟康

曰船音辜磔之辜鄴音穰

祝盜方

漢書息夫躬傳躬歸園未有第宅寄居丘

亭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

過躬教呂——呂桑東南指枝為七畫北斗七星其

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

向北斗持匕招指祝賊

下神

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胥迎女巫李女須使——祝詛

五斗米師

後漢書郡國志注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脩療病愈者雇呂米五斗號為——

佞子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減逐疫——之半注佞子逐疫之人也音振辭綜注西京賦云佞之言善也

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儼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

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佞子皆赤情皂製執大靴

狂言

後漢書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

為賊有笑
笑巫輒病
見唐后山公嫗
後漢書宋均傳沒

民共祠之
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一歲歲改易既
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

為山娶者皆娶巫家
神怒向漢
後漢書班超傳超既西

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疎且其俗言巫巫言一何故欲一一漢使有駟馬急
求取呂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

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
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
刻畫好繒縻折金綵
後漢書王

符傳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歌舞事
神呂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

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
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

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一一令
一一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一一一一

廣分寸或斷絕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殺縫映成幡
皆單費百煉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

消損廟神不悅

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
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

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
馬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

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
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割還其本豎按卦名之

是為鹽鼠卜適了伏者曰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
郡紀綱上詢請殺之巫曰一一一此是邗亭驢山君

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隱形匿影
晉書夏統傳其從父
敬寧祠先人迎女巫

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儻又能一一
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

吞刀吐火雲霧杳冥威光電發繞諸從兄弟欲往觀之
難繞於是共給之從父問疾病得瘳小大旨為喜慶

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
丹珠在中庭輕步伺儻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
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

拔刀破舌吞刀吐火

見上

輕步伺儻靈談

鬼笑

見上

觸木言怪寓采稱神

宋書周朗傳鬼道惑衆妖

巫破俗

可數一而一者非可算

善禁

齊書陳顯達傳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

地黃村潘媪一先呂釘釘柱媪禹步
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婆羅門

齊書林邑國傳

謂師巫為一羣從相姻通婦先遣媵求婿女嫁者
如藍衣橫幅合縫如井闌首帶花寶婆羅門牽婿與婦

握手相付
咒願吉利

六龍在帝寢齋

南史梁武帝紀臺內有宿衛士為覲常見太極殿有六龍

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為益
州覲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覲還都乃見一俱

所
神將送與北斗君

南史來君正傳君正美風儀
善自居處君貴公子早得時

譽為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萬師世榮稱道術為一
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

為信命君正君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
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于市

而焚神一郡
無敢行巫

巫道療疾

南史蕭嬌妻羊淑律傳諸暨東
孝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

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約舍畫採樵夜紡績
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
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疾必得大富
貴女謂是魃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城毒
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
為人無不愈家產日益
假稱神鬼妄說吉凶

魏書孝文帝紀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
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

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
一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
隋書獨孤陀傳好左道其妻母先事
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揚素妻鄭氏俱有疾
名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召陀后之異母弟陀
妻揚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陀所為陰令其兄穆呂情喻
之上又避左右詛陀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
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穎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緒
大理丞揚遠等雜治之陀婢徐阿尼言本從陀母家來
常事猫鬼每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
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陀嘗從家中索酒
其妻曰無錢可酤陀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
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咒之歸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
上初從并州還陀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
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宮中揚遠乃於門下
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盃呂匙

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
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呂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
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呂絕矣上令呂積車載阨夫妻
將賜死於其家阨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阨
死除名為民呂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
猫鬼所殺者上呂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

猫鬼

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

舊唐書王世克傳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

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克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
乃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
疫死世克兵多楚人俗信妖言眾皆請戰

盛服乘傳

舊唐書王璵傳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璵乃遣
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一一而行上
令中使監之因緣為姦所至干託長史呂邀賂遺一巫
盛年而美呂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為蠹弊與其徒宿於

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局騎不可啟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請此行見一大人舊唐書迴紇傳迴

贓錢代貧民租稅

此行見一大人

迴紇首領羅達于等

率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子儀許之率衆被甲持滿數千人迴紇譯曰此來非惡心要見令公子儀曰我令公也迴紇曰請去甲子儀便脫兜鍪捨甲策馬挺身而前迴紇酋長相顧曰是也時太子太保李光進兼御史大夫路嗣恭戎裝介馬在子儀之側子儀指視迴紇曰此是渭北節度李太保又曰此是朔方軍糧使路大夫迴紇便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迴紇之衆為左右翼各數百人漸進子儀麾下亦馳而至于子儀麾下之子儀命酒與之飲贈之纏頭絲三千匹子儀執迴紇大將可汗弟合胡祿都督藥羅葛等手責讓之曰我國家知汝迴紇有功報汝大厚汝何背約負信犯我王畿我須與汝戰何乃降為我一身挺入汝營任汝拘繫我麾下將

士須與汝戰，迴紇又譯曰：懷恩負心來報，可汗云：唐國天子今已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呂遠來，今知天可汗見在上，郭令公為將，懷恩天又殺之，今請追殺吐蕃，收其羊馬以報國恩，然懷恩子可敦兄弟請勿殺之。合胡祿都督等與宰相磨吐莫賀達于宰相，敬莫賀達于宰相，獲都昆加將軍宰相，揭拉裴羅達于宰相，梅綠大將軍羅達于平章事，海盈闕達于等子儀先執杯，合胡祿都督請咒子儀，咒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若起負心，違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口屠戮，合胡祿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譯曰：如令公盟約，皆喜曰：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一大安穩，然不與唐家兵馬鬪。——即歸，今日領兵見令公，令公不為疑，脫去衣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鬪見一大人，巫師有徵矣，歡躍久之，子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纓頭，綵以賞巫師，請諸將同擊吐蕃，子儀如其約，翌日使領迴紇首領開府古野那等六人入。

京朝 見 玉女從天而降

舊唐書李軌傳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 | | | | | 遂徵兵

禁臺呂候王女多
所康費百姓患之 女祝

唐書禮樂志皇后親祠則郊社令預送內侍享前一日進署后

北向再拜近侍奉呂出授內侍送享所享
日之平明 | | 奠於坵此冊祝之制也

白頭老人 唐書

羅宏信傳善騎射貌狀雄偉為裨將主馬牧魏有巫告

宏信曰 | | | | 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宏信曰神欲危

我耶文珣死衆曰孰願主我軍者宏信

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為宜遂立之 布麥呪鳥

唐書西域

東女傳呂十一月為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 | 糟 | |

呼羣 | 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

災名曰 土龍請雨 宋史吳元棻傳遣寧國軍留後知定

鳥卜 州屬歲旱吏白名巫呂 | | | | 元

州屬歲旱吏白名巫呂 | | | | 元

泉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以動

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三日百拜祈禱對雨沾洽 蓄

蛇為妖

宋史王剛中傳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

白衣

素巾

遼史禮志祭山儀巫衣一楊隱以一拜而冠之巫三致辭每致辭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

拜

以酒醴黍稷荐植柳祝之

遼史禮志瑟瑟儀若早擇吉日行瑟瑟儀以祈雨又

翌日植柳天柳之東南巫

鳴鈴執箭繞帳歌呼

遼史禮志歲時

雜儀正且國俗以糯飯和白羊髓為餅丸之若拳每帳賜四十九枚戊夜各於帳內窻中擲丸於外數偶動樂

飲宴數奇令巫十有二

送鬼

遼史西夏傳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一西夏語以

人為

巫為廝也或遷

駕鴛符

金史元妃李氏傳先皇平昔或他室謂之閃病

奴作紙木人

能道神語

金史始祖以下諸子傳初胎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八

甚驗乃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
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迺是為
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鴟忍又良久
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幹都拔又久之復曰男子之
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
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
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
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曰巫所命名名之知喜怒
元史祭祀志序北陸之俗敬天而畏鬼其
巫祝每以為能親見所祭者而一其扁鵲不能與

靈巫爭用

陸賈新語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
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

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為將為迎良醫治非子
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
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一天下之
良醫而一者知與不知也
堅額健舌
桓寬

鹽鐵論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呂取釐謝
或呂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擇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

閭里祝伯

焦氏易林 | | 言善能事鬼神解祈萬歲使君延年

入室求祟

王充說衛病作

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 | | | 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

生於江南含烈氣

王充論衡太陽火氣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其人促急促急之人古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

謾言口唾射人則人脈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呂祝延人之疾愈人之

禍者 | | | 衆巫與神合契

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為

取公姬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 | |

家男女 | | | 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數條巫詛

仲舒

應劭風俗通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王董仲舒

南面誦詠經論不能

迎紫姑

宗懷荆楚歲時記正月十

傷害而巫者忽死
來蠶桑并占象事注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

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
之咒云子背不在云是其婿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

數白黑棊

沈括夢溪筆談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
伯氏嘗召問之凡人問物雖在千里之外問

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生客方奕棋
試一一握手中間其數莫不符台更漫取一把棋

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
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

師也又問呂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
冊盛大篋中指呂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

冊

發目示之曰此有百册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
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非相
宜其鬼神所
春齋
不能窺也
王偁東都事略陳希亮傳浮屠有海
印國師者出入章獻明肅皇后家與

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
去為雩都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一一否則有火災

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
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誦解

穢咒

異聞錄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為產婦所
觸不能上升時鄒正能誦解咒有神請曰為一一

一一一千遍當有呂報鄒誦千遍神授鞭印各一曰祈晴
順用印祈雨倒用印用鞭畫空雨止畫處神忽不見雷
升天矣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留殺鴨為黍時女晒
麥於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曰雨當無損於麥須
與大雨鄒望空四
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
見望空四
向而畫獨庭無雨

向畫獨庭無雨

見上

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張仲才大始真經夫精水

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呂根合之故能於其
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
陶宗儀輟畷錄世謂女巫曰
都下及江南謂男現亦曰師娘

奇術

學屠龍

莊子朱泚漫
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黑牛白角

轉非子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
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也而一在其一使人視之

果黑牛而呂

使物

史記封禪書少君常自謂七十能一却老

棊自相觸擊

史記封禪書上使驗小方闕

含酒三選

後漢書郭憲傳建武七年代張

棊

按此藥大事

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

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大火故曰此厭

之後齊果上火 溪水不流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徐登者

災與鄆同日 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

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呂其

術療病各相謂曰分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

水為一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英二人相視而笑

共行其 枯樹生英 見升屋梧鼎而爨 後漢書徐登趙炳

道焉 姓未之知也炳乃故一茅一主人 張蓋呼風

見之驚恻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 亂流而濟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

釣於盤中

後漢書左慈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

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眾賓曰今

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生應
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益貯水呂竹竿餌一須臾
引一鱸魚出操大封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生
席可更得乎故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
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茨會者操又謂曰既已
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
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
頃即得薑遂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
狀及時日早增錦上手自斟酌莫不醉飽後漢書左慈傳
晚若符契焉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
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
酒脯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
矣後漢書左慈傳後人達慈於陽城山頭因
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
兩膝人立而言曰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

變為蚩並屈前膝人立云
遽如許遂莫知所取馬

散雲霧呂幽身布金水呂滅迹

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石苞為鄴典農輿輅相見問

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

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况呂七

尺之形游變化之內

足數成不活馬晉書郭璞傳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

足為難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

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一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

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

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

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

馬死便噬吸其鼻項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

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云相

名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

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

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

赤衣人

見

裸身被

髮銜刀設醮

晉書郭璞傳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

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

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及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呂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

蘇峻畫作野豬著屏風上

晉書輅友傳為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

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

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為笙之
令呂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呂豹皮馬鄣泥卧上立
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
鼯數十病猶不差友笙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
牕牖間友閉户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
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杳張之施
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
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今丹畫版作

日月以豹皮馬鄣泥卧上

見上

作布囊張牕牖間

見上作

皮囊懸樹上朱書田字

晉書淳于智傳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卧鼠

齧其左手中指呂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一一手腕橫丈後三寸作一一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呂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

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讓軍張劬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撻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劬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見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你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病者亦愈

在狐嗥處拊心啼

哭

見上

市沐猴繫母臂

見上

買荆鞭懸樹

見上

化旋風

晉書並
說傳有

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符堅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符融誅之俄而飲至融留之遂大譙郡寮酒酣目左右收飲飲一為

和斛二家

魏書王早傳有東莞鄭氏因為同縣趙氏所殺其後

一飛出第外

鄭氏執得離人趙氏又尅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呂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為主者佩此符於鷄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根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幻人魏書悅般傳真君九年敬故一一一趙氏竟免遺使朝獻并送一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呂草藥納其口中令嚙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

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
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
能作霖雨

見上白羽麾風風勢即返北齊書陸法和傳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

相東乞征約名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

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咲曰無量

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私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

驗人呂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

輕船不介胄公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

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

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

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約衆皆見梁

兵步於水上於是梁兵步於水上見結表放生北齊書

大潰皆投水而死

傳所泊江湖必於峰側云此處一漁者皆無所

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

聞佩聲曰終必離

唐書李嗣真傳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

者——按知古裴知古訪

取雪陰山

唐書明崇儼傳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

呂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爪崇儼索百錢須臾
呂爪獻曰得之縑氏老人園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

爪失之土

得瓜縑氏老人園中

見上

入一出四

唐書東天網傳子客

師亦傳其術為廉犧令高宗置一鼠於匱令術家射皆
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則——則——發之鼠生三

子紙署台字

唐書張憬藏傳裴光庭當國憬藏呂——大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

後三日貶使石自鬪

唐書張果傳天寶中有孫翫生者呂使聞能——草為人騎馳

走揚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

草為人騎馳走

見上化瓦石為黃金

宋史揚偕

傳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沂源縣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過術士曰君知世有

借試之既驗欲授呂方借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

司冥

間事

宋史張永德傳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

煮汞成金

宋史張永德傳初永德寓

睢陽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

煮石如

麵

宋史王處訥傳少時有老叟至舍一洛河

十二里霧

元史董搏霄傳有斬

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搏霄呂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

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

得數珠

元史田忠良傳至元

十一年八月帝出獵駐輦台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還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當有

得而來獻者已而果
然帝喜賜呂貂裘

袁公

吳越春秋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

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呂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一一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

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篠筴竹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

變為白猿

捷末

見上

手戰

吳越春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

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謂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卜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侯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佛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

墜長高習之教軍士 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見罵蹇
當世勝越女之劍

罵眇 王充論衡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
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

放馬 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呂知之曰此轅中煩
馬此馬亦一之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馬

魚至河伯處 葛洪神仙傳葛元字孝先見買魚者在水
邊謂魚主曰欲此此魚

人曰魚已死矣何所能為元曰無苦也乃呂魚與元元
呂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黑書

青色如大作火 葛洪神仙傳葛元常有賓後來者出迎
葉而飛去之坐上又有一元與客譚迎送亦然時

天寒元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鑪火請一共使得
煖元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

中亦不 飯成蜂 葛洪神仙傳葛元方與客對食食畢漱
甚熱 口中一盡一大數百頭飛行作聲

甚熱

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殿庭取鮐蜀市買薑葛洪神仙傳介象字

元則會稽人也嘗為吳主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鮐魚膾為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塹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塹須臾果得鮐魚吳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作生膾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齋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呂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買薑於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提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厨下切膾適了

索孤實

干寶神記吳時有徐光老常行術於市

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乃取食之因楊觀者驚者反視所出賣

皆亡

指端出浮屠

王嘉拾遺記沐胥之國宋朝有道士術人名羅月其年云日三十歲善術

惑之術於其一層高三尺諸天神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歌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

如真**刻鳳**劉書新語公輸之也冠距未成翠羽未人矣樹人凡其身者謂之龍鵝見其首者名曰鵝

鵝皆訾其醜而人其拙及雁之成翠冠雲篋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發翹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

然後讚其奇**遊月中**柳宗元龍城錄開元六年上皇與而稱其巧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

因天師作術三人在雲上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遊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霧濡衣袖皆溼頃見

一大官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办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去

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王城崔我但聞清香藹鬱
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
來若遊戲少馬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
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笑舞於
廣陵大柱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
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頌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
悟若醉夢中迴爾次夜上皇欲
再求徃天師但笑謝而不允
巽壁成維摩問疾變相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愿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
岵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
曰余有一伎可代拈瓦盃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
中驛步拭目徐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上
一五色相宣如新寫速半日餘色漸薄至
暮都滅唯金粟綸中鷲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

三支

笻杖

段成式酉陽雜俎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黠陀得
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

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
跡桑門別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
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禡福巾烟市
鉛黛伎其三尼及生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
尼曰可謂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迴雪迅赴
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
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踏於地血及數
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一一
一一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
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
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
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
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遮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項亦
不見來日壁上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漸薄積七
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

壁有畫僧

見

筇杖子子跳

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出連擊僧

段成式酉陽雜俎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永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菓隣

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反李秀才陸不呼

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

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余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

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

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
| 其一時衆亦為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

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超下自投無數坳鼻敗

穎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然此為界暫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卸膝蓋骨當日行八百里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未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

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胛再三捫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且無所苦——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能用日辰可代藥石

段成式酉陽雜俎海州司馬韋敷曾

飛頃刻不見

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道深於繕生之術又——見數蟻白曰貧道為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

請蟻其半及生色若鬢矣凡三蟻之鬢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別後鬢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飛天野叉術

段成式酉陽雜俎或言判客——也韓晉公在浙西瓦官寺因商人無遮齋

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閻乃投葢而上單練屨履膜皮徒
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翼水於結脊下先溜至蒼空一
足歌身承其溜馬醋心樹段成式酉陽雜俎——杜
觀者無不毛戴師仁常賃居庭有巨杏樹隣

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歎曰此樹可惜杜誥之老人
云某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
醋心杜染指於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鈎披蠹
再三鈎之得一白蟲如蝠乃傅藥於瘡中復戒曰有贅
自青皮時必標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
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瓶隱

劉燕樹萱錄申屠育涯放曠雲泉常身輕如風表郊甘
携一瓶時躍身入瓶中時號——

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
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
叱尼尼曰任押衙鉄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後夜果失隱
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會無景響父母每思之相

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數已成矣可
自領取尼歔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
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父恐不信如
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
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猴極多尼
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
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合執寶
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
援漸覺一一一年後刺獲猿百無一失後刺虎豹
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
飛走遇之亦莫知其去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
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
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易也彼以羊角七
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
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條有罪無
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入其室

度其門隙無有郭凝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歸尼大
起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
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
拜謝尼曰吾為女開腦後藏匕首而無傷用即抽之曰
女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
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反鋒已不敢詰之因茲
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曰此人可與我為夫
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夫
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
召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
度使劉悟參軍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帥
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侯一丈夫一
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
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揖之曰吾欲相見祇迎也牙
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
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

合萬死剗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益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大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氣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林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末化之為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踪能從空虛入冥漢無形而滅景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樞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

為蟻蝶潛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
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
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
恥其不中耳纔未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
首劃處痕邇數分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
從馬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
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
師拒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
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喜甚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
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
火急拋官歸雖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
不甚信遺其繒絲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
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
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刺鷹隼

見上

跨白黑衛

見上

化蟻蝶

見符飛臂墮

張諱宣室志大和中有江夏從事某其官
合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

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一一之中其一劈然有聲遂一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墮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

玉念珠

康駢劇談錄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本居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

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眾不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一一一串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賢數年藏雖巨萬遂均陶朱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嘗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台置之於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失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

曰異哉此非竊攘之盜也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為業超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為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動者往往經於累日設有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贈酬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甥儕為戲終却還與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

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携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意超徑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密為之贈明日訪之

田彭郎

康駢劇談錄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奇巧蓋希

世之寶置于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入之為盜者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謝罪請以決旬求捕大懸金帛購求略無尋究之所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軍王敬宏常蓄小僕年前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性不屆敬宏曾與流輩於咸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瑠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

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宏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竊盜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知趨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項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服罪敬宏曰如此即事非等閑因茲令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一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踏人不相見

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敵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軍一歎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內外囚繫數百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彭郎已告敬宏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蘇軾仇池筆記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敬宏而已卦影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壤其一竹林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林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所事之老人授以易軌草一一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

雀銜穀鴈出窠

張愛民畫墁錄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閉相善也推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

窠亦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雕刺二人因令刺之郭于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窠中作鴈

數隻戒曰爾曹各于項臍自愛爾之——爾之——
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

以作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卧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
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覓裏飛出

鴈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殺
馮秉旄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為郭雀兒錫彈

丸馬令南唐書方術傳潘宸常游江淮間自稱野客落
托有大志鄭匡國為海州刺史宸往謁之匡國不甚

禮遇館於外廡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廡中覘

宸栖泊之所契榻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二顆

餘無所有宸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為婦人所觸幸吾

攝其光銚不爾斷婦人頸矣圍人異之聞於匡國匡國

密召宸問曰先生其有劍術乎宸曰素所習也匡國曰

可一觀乎宸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

之匡國如期召宸俱至東城宸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

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遠匡國頸

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坐神魂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哀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為二錫

搦雪成金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女冠馱先生嘗一

為鋌熱一一指剪紙為馬其疾如飛

魯應龍閑窓括異志三山曾先生陟

痕隱然猶在

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青衫俱歇獨處一

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稱歸

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一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

馬以水喫之一一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

門戶如舊妻令人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

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

寤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性
留一藥籃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鬃綠耳步
相隨佳人未許輕分
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寫東明二字

周輝清波雜誌徽宗
召天下道術之士海

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一字與人多驗蔡京得——
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
州城南五里
外東明寺 嫁杏嫁橘 陳襄文昌雜錄禮部王員外言

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
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了此一冬深忽携酒一尊來
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
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子結無數江淮亦
多有——猶不 彪嘯 高似孫綿畧廷尉沈僧照校獵中
知是何術也 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有邊
事當送人丁何以知之答 聽聲嗅衣物 周密齊東野語
曰南山——所以知爾 耿——者兼能

吉凶貴賤 以知

相器物

九方臯

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一一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徐無鬼莊子徐無鬼曰嘗語君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國馬未若天下馬莊子徐無鬼曰吾相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也而————天下馬有成

材若邱若失若喪其一若巧於相踈馬拙于任腫膝非

子伯樂教二人相踈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踈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踈此自以為

失相其一人日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踈肩而腫膝夫踈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

————而
十人皆天下良工
馬者寒風是相口齒

廐朝相頰子女屬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腕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臏肋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替君相後此

——者——之——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

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

良狗志不在鼠
取鼠之狗莽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

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鼠也其在獐麋豕鹿一欲其取鼠也則枉之其鄰枉其

後足狗賢取鼠見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後漢書馬援傳援好騎善

別名馬於交趾一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

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

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

駢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與

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

都傳成紀揚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

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

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

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

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

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鬐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

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

殿下以為名馬式馬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見東門京鑄銅馬上見

儀帛謝丁見水火分明

後漢書馬援傳注援銅馬相法曰一一欲一一水火在鼻兩孔

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

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膝欲小季肋欲長鬣薄欲厚而緩鬃薄肚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

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牙劍鋒見相印相笏魏志許允方蹄欲厚三寸聖如石傳注魏氏

春秋曰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墮於廁

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常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

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一一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宋養以法語程申

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

鷹經牛經馬經

見上

馬惡衣香

魏志朱建平傳

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過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

帝大怒即便殺之

呂虔刀

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

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投覽曰汝後必與足稱此刀覽後

奕世多賢才相板

南史庾道愍傳道愍尤精一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

道愍託以已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

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龍頭突目 劉峻世說注

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儀踈肋難齡齒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按窻威相牛經也好跳

壽骨

賈思勰齊民要術相馬從頭始頭欲得高峻如削成頭欲重宜少肉如剝兔——欲得大如綿絮苞

圭石注壽骨者

髮所生處也 綿苞圭石

見

火字水文

賈思勰齊民要術馬鼻孔欲得

大鼻文如王——欲得明鼻上文如王公五十歲如火

四十歲如天三十歲如小一十歲如今十八歲如四八

歲如宅七歲鼻如——白脉貫瞳子最快

賈思勰齊民要術牛岐胡

有壽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

大眼中有——蘭株欲大

賈思勰齊民要術牛——得

——注蘭

株尾株相琴知吉凶

段成式酉陽雜俎琴有氣常識一道者——

膺匡欲

廣毫筋欲橫

段成式酉陽雜俎相牛法岐胡有壽——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

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 臆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

毛少骨多有力 溺射前良牛也 踈筋難養三歲二齒四

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

宰相笏

康駢劇談錄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

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靡

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

曰一一一汝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相國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

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間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扳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

之迴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為河清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

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李相笏

錢希白南部新書李參軍

善相笏知休咎必

驗呼為

卷之十

十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騰錄監生臣程華